

論端木採及其與晚清詞壇風尚

徐瑋*

摘要：端木採是晚清詞壇的樞紐人物，對王鵬運、況周頤俱有啟導之功。近、現代學者追本溯源，視端木氏為常州一脈，認為他發揚了常州家法，以之傳授王、況諸人，並以此傳承概括晚清詞壇的發展。本文擬以《宋詞賞心錄》中心，配合其詞作，具體考察端木採的詞學淵源及好尚，並重新審視端木氏與王、況乃至晚清詞壇的關係。

關鍵詞：端木採；《宋詞賞心錄》；《碧瀋詞》；晚清詞壇

一. 引言

在唐宋詞經典化的過程中，清代的選本有重要的意義。¹ 清代有多種唐宋詞選本，從朱彝尊的《詞綜》，到張惠言《詞選》、周濟《宋四家詞選》乃至民國朱祖謀《宋詞三百首》等，對於保存文獻、反映詞學思想、揭示當時詞風好尚及過濾、精選唐宋詞中的經典之作皆有重要的影響。這些重要選本，學界已多有討論，本文不擬重複。本文處理的《宋詞賞心錄》，是一部名不甚著、流傳不甚廣的選本。但這部選本及端木採（1816-1890）本人的一些情況，卻頗能反映晚清詞學風尚，尤其關係到晚清詞學大家王鵬運、朱祖謀、況周頤等。唐圭璋曾提到端木採及這部選集承前啟後之功，云：「此冊所錄共十七家，詞僅十九首，然已兼包周氏四家，戈氏七家之選，……與近日朱古所選之三百首，消息相通，一脈綿延，足資印證。」² 又認為端木採鍾情碧山詞，啟導了王、況諸人，是晚清近代詞壇的樞紐人物。唐先生對端木採及其《宋詞賞心錄》的詞史地位有準確的把握。³ 尤其王、況二人在填詞之初曾親炙端木氏，受其影響甚深。探析

* 徐瑋，現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副教授。

1. 選本的功能眾多，既能保存文獻，也可以是文學批評的載體，更能干預現實創作。參張伯偉〈選本論〉，《中國古文學批評方法研究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2年），頁277-325。據蕭鵬研究，宋代的唐宋詞選本已經承擔多種功能。見蕭鵬《群體的選擇：唐宋人選詞與詞選通論》（臺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92年），頁21-59。不過，清代詞學中興，是唐宋詞經典化過程的重要階段，而各種詞選在經典化過程中則有不可或缺的作用。
2. 唐圭璋：〈端木子疇與近代詞壇〉，《詞學論叢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年），頁629。
3. 唐圭璋：〈跋〉，載端木採選錄、何廣校校評《宋詞賞心錄》（臺北：正中書局，1975年），頁111-112。唐圭璋後，彭玉平有〈晚清「重拙大」詞學思想溯源——端木採《宋詞賞心錄》探論〉及〈端木採與晚清詞學〉兩文探析端木採的詞學思想及地位，資料翔實，論說周密。（《學術研究》2004年第8期，頁127-131、《中山大學學報》2004年第1期，頁32-38、123-124。）此外，尚有研究是陳述端木氏、覓句堂、薇省

端木埰及其《宋詞賞心錄》有助了解晚清以來詞壇風尚，尤其是對姜、吳、蘇等宋代經典的接受情況。

端木埰，字子疇，江寧人，故現代學者有將其納入金陵詞學一派的做法。端木氏官至內閣侍讀，曾與許玉琢、王鵬運、況周頤等共同切磋詞學，有《薇省同聲集》，時人稱為「四中書詞」。其詞存於《碧瀋詞》，分兩卷，共一百零一首，下卷全用〈齊天樂〉調，好寫詠物詞，法乳碧山。⁴《宋詞賞心錄》寫成於1888年，其時端木埰在京與彭鑾、許玉琢、王鵬運、況周頤等人交往，以詞會友，多有相互應和之作。端木埰手抄宋代十七家十九首詞，題之曰「宋詞賞心錄」，贈與王鵬運「清玩」。原書有王鵬運題籤，一直藏於王家。1933年由王氏之姪孫婿鄒頤修轉賣給盧前，後由夏丐尊付梓，才得以廣泛流傳。⁵從這個成書及流傳情況來看，端木埰這本選集無意要開宗立派，題名「賞心錄」也說明了這部選集是個人或小圈子的賞玩性質，其性質與《詞綜》、《詞選》、《宋詞四家詞選》、《宋詞三百首》等稍有不同。因此，如果將此集視為端木埰「詞學思想」的根據，且要整理出系統，未必實際，也未必恰當。端木埰手抄此集與王氏，王氏珍而重之，自是晚清師友之間「奇文共欣賞」的一段佳話，所代表的無非是自家趣味。這種趣味既不必成系統，可以兼融並包多種不同題材、不同風格的作品，也亦不必遵循某種「思想」，要一以貫之。

二. 《宋詞賞心錄》之選詞與端木埰的獨特趣味

《宋詞賞心錄》共選宋詞十九首，選錄數量比號稱精嚴的張惠言《詞選》更少，門檻不可謂不高。⁶本文附錄將《宋詞賞心錄》與其他重要選本的選目作比較，目的是想了解端木埰所選與其他選本的異同之處。然而，須要說明的是，由於每部詞選的編選目的、性質及選源都不同，只是單純地對照其數量、篇目異同，意義不大。像《宋詞賞心錄》中錄姜夔詞兩首，固然比推崇姜詞的《詞綜》少，甚至比貶抑姜詞的《宋四家詞選》少，卻不能因此推論說端木埰不重視姜詞。因為在該集的十九首詞中，姜夔獨佔兩首，已經是所選最多的詞人了。而且因為《宋詞賞心錄》選詞特少，各家多則兩首，少者亦有一首，數量上的差別也不能完全說明問題。如端木埰素來傾慕王沂孫，其詞集名「碧瀋」，即自謙拾碧山之餘唾，但其所選碧山詞亦僅〈齊天樂〉詠蟬一首，我們卻不能依此認定他推崇姜夔、蘇軾更甚於王沂孫。可見，由於《宋詞賞心錄》的特殊情況，

唱和及清季四大詞人的交往，如俞潤生〈端木埰——晚清詞壇祖燈〉（《南京師範大學》，1989年第4期，頁69-71）、郭文儀〈端木埰與臨桂詞人的交往及影響〉（《蘇州大學學報》，2018年第5期，頁147-155），俱有參考價值。本文所論依前賢之基礎，對端木埰之詞學取向及其對晚清詞學風尚的影響作進一步推論，探究端木埰乃至晚清王、況等人與常派之關係。

4. 彭玉平〈端木埰與晚清詞學〉對《碧瀋詞》有一些分析，見該文頁32-34。

5. 關於手抄本及其付梓情況，見孫洵〈晚清學者端木埰手繕宋詞十九首考釋〉，《收藏家》2012年第9期，頁33-39。

6. 《宋詞賞心錄》選詞數量有三種說法，分別是十九首（現存版本）、二十首（邵瑞彭〈跋〉）及二十一首（吳梅〈跋〉）。至於《宋詞十九首》之名則出於夏丐尊，目的是取便通俗，非端木埰原來之題名。即端木埰本來選詞十九首，是否就是有紹繼《古詩十九首》，亦似難論斷。

論述時必須配合其他資料，才可以有較客觀的看法。因此，下文雖以《宋詞賞心錄》為主軸，但在討論時也參以端木采其他的論詞文字、創作及學者對他的評論。

1. 端木采與姜夔及王沂孫詞

一般論及端木采，都會提到他對碧山詞的傾倒和模仿。這點雖然沒有在《宋詞賞心錄》中反映出來，但《碧瀋詞》下卷五十調，全用〈齊天樂〉調，表示了對王沂孫的追慕。碧山詞在元、明兩朝湮沒無聞，至清代朱彝尊視其為追武白石詞者，選入其詞三十一首詞，碧山詞的地位才得以提高而逐漸進入經典化的過程。張惠言《詞選》把碧山置於白石之上，周濟《宋四家詞》更將碧山詞立為一宗，以碧山為學詞的必經階段。至晚清，陳廷焯《白雨齋詞話》更以碧山為「詞聖」。清代詞壇風尚數變，但王沂孫詞卻屹立不倒，一直為詞人所推崇。⁷ 不過，論者重視碧山詞的方向是稍有不同的，如浙派許昂霄評碧山詞都是從筆法入手，認為其特色在於「尖巧」、「無一點俗氣」，合於浙派的「清空」之境。而周濟推崇碧山詞「言近旨遠」、「思筆雙絕」，可見除筆法外，亦欣賞其能有所寄托；後陳廷焯推揚其說，進一步從「詞味」、「意境」、「力量」來評論碧山。端木采篤嗜碧山詞，主要源自其學詞經歷，〈碧瀋詞自敘〉云：

道光戊申，江寧水災。偉君金先生居采繁橋，水汨其半扉，移居天禧等之聽松閣，去僅家數武，朝夕請業。楊君樸庵、許君仲常、錢君漸之、僧花兩及家兄西園猶子錫嘏常侍側。閔先生窮愁，謀所以慰安之。適先生填〈秋影〉、〈秋聲〉兩詞，仲常首屬和。謂余曰：『先生境困極，又一無所好，蓋群和焉。聯詞為社，稍釋老人牢愁。』眾以為然。先生不忍拂群意。僕雖從事於斯，茫然不知詞為何物。……家有《知不足齋叢書》，乃悉取碧山、草窗、蛻巖、君衡諸公集熟讀之。……初侍金先生，首熟碧山〈齊天樂〉一闕。吟諷既熟，作輒倚之。於諸名家又篤者碧山。⁸

端木采學詞即以碧山詞入手，至老不衰，所喜者尤其是〈齊天樂〉詠蟬詞：《宋詞賞心錄》亦選此詞。端木采激賞〈齊天樂〉詠蟬，原因在於言近意遠，富有寄托。端木采批點《詞選》中對該詞有所評論，云：

詳味詞意，殆亦碧山黍離之悲也。首句「宮魂」字點出命意。「乍咽」、「還移」，慨播遷也。「西窗」三句傷敵騎暫退，宴安如故也。「鏡暗妝殘」，殘破滿眼。「為誰」句指當日修容飾貌，側媚依然。衰世臣主，全無心肝，真千古一轍也。「銅仙」三句傷宗器重寶均被遷奪北去也。「病翼」三句更是痛哭流涕，大聲疾呼，言海微棲流，斷不能久也。「餘音」三句遺臣孤憤，哀怨難論也。「謾想薰風，柳絲千萬縷」，責諸臣當此，尚安危利災，視若全盛也。語意明顯，淒

7. 碧山詞在清代的接受，可參張宏生〈創作的厚度與時代的選擇〉及孫維城〈清代詞學對王沂孫詞高評的歷史與現實〉，載《詞學》，第23輯，頁141-154、248-259。

8. 端木采：《碧瀋詞》，載彭鑾編、端木采、許玉琢、王鵬運、況周頤著《薇省同聲集》（臺北：學生書局，1972年），頁5-8。

惋至不忍卒讀。⁹

此外，《宋詞賞心錄》所選張炎〈高陽臺〉「接葉巢鶯」，在其批點《詞選》中亦有評語，云：「詞意淒咽，興寄顯然，疑亦黍離之感。」端木埰的這些評論和評論方法，與張惠言、周濟的逐句比附相似，難免讓人覺得他服膺常派的比興寄托。然而，端木埰並非完全採用比興寄托的角度來讀詞，他甚至認為詞無須寄托，曾大力批評張惠言那一套方法。《詞選》評無名氏〈綠意〉詞云：「此傷君子負枉而死，蓋似李綱、趙鼎之流。『回首當年漢舞』云者，言其自結主知，不肯遠引。結語，喜其已死而心得白也。」端木埰批曰：

即無寓意，亦是絕唱。注釋荒謬，甚不足取。〈綠意〉即〈疏影〉別名，創自堯章。此詞即非玉田，亦是咸、景以後格調，與元鎮、伯紀時代不合。且謂傷君子枉死，當時君子枉死，有過於武穆者乎？李、趙雖被謫，猶未至於死也。「喜其而死」句尤荒謬，有傷悼君子而喜其已死者乎？若果如此，是全無人心者矣。大約張氏昆弟，薰心兩廡，心神瞽亂，故於古人多作妄箋如此。此詞無論是否玉田作，但就詠荷葉尋繹之，自是千秋絕調，不必胡牽妄摭，致絕妙好辭，盡成夢囈。丁亥（一八八七）四月廿三月燈下子疇志。¹⁰

從其批語可見，端木埰認為一首詞是否應用比興寄托來詮釋，並不可一概而論，而且也不是有寄托才能是好詞。¹¹ 端木埰從詞調的作成年代、時代背景及詞意，反駁張惠言的詮釋，更提出「無寄托，亦是絕唱」，以為〈綠意〉詠荷應就詞論詞。張惠言疏於考證，評詞時未顧及作詞時代來詮釋，端木埰批評其「於古人多作妄箋」，也不是無的放矢。其後，周濟雖然也推許「無寄托出」的詞，但在具體評詞時，仍然不脫張惠言的做法。如其評辛棄疾〈賀新郎〉詠琵琶一詞，謂「上半闕北都舊恨，下半闕南渡新恨」，過於坐實，不免顯得左支右絀，對這首詞的把握也就未必能令人心服了。端木埰對不同的作品有不同的欣賞路徑，雖然難免讓人覺得不統一、自相矛盾，但這種因時制宜的開放心態，無疑更為通達，可能更能欣賞到不同類型的作品的精髓。陳廷焯也曾提到讀詞不能用一種固定的方法來檢視所有作品，云：

《詞選》云：『碧山詠物諸篇，並有君國之憂。』自是確論。讀碧山詞者，不得不兼時勢言之，亦是定理。或謂不宜附會穿鑿，此特老生常談，知其一不知其二。古人詩詞有不容鑿者，有必須考鏡者，明眼人自能辨之。否則徒為大言欺人，彼方自謂識超，吾則笑其未解。¹²

9. 唐圭璋編：〈端木子疇批注張惠言《詞選》跋〉附錄，載《詞學論叢》，頁1056-1057。

10. 唐圭璋：〈端木子疇批注張惠言《詞選》跋〉附錄，《詞學論叢》，頁1058。

11. 他批注范仲淹〈御街行〉一詞亦有類似意見，云：「論者但以本意求之，性情深至者，文詞自悱惻，亦不必別生枝節，強立議論，謂其寓某事也。」唐圭璋：〈端木子疇批注張惠言《詞選》跋〉附錄，《詞學論叢》，頁1058。

12. 陳廷焯《白雨齋詞話》，載唐圭璋編：《詞話叢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6年），卷二，頁3809。

這段話頗能說明詮釋文學作品的難處，乃是在於不能有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方法。而其所謂「明眼人自能辨之」，也帶有一定的主觀性質，與詮釋的「期待視野」(horizon of expectation)不無關係。作家或作品在經典化的過程中，因不同的讀者的「期待視野」而不斷作出調整。¹³ 碧山詞一方面符合浙派詞人講求詠物、「清空騷雅」的「期待視野」，又能從興寄的角度進入常派詞人的「期待視野」，所以在清代詞壇一直被視為經典。至如晚清端木埰欣賞碧山〈齊天樂〉及玉田〈高陽臺〉，則更多是基於時代之感，遂借古人之酒杯，澆自己之塊壘。觀其評〈齊天樂〉，言辭激動，「衰世臣主，全無心肝，真千古一轍也」，借古評今之意，不言而喻。晚清政局動盪，內憂外患，與南宋之陵夷有相似之處，詞人乃對南宋人之感慨特有共鳴。再看端木埰為人，其室命為「有不為齋」，已知其志向，且個性耿直，「最惡權貴人，意所不愜，必面斥之」。¹⁴ 知此再讀其評碧山詞「痛哭流涕」、「大聲疾呼」、「哀怨難論」之言語，可知其所言在彼，而所指實在當下。

碧山詞最為人推崇的是他的詠物詞。詠物詞起源甚早，至宋代蘇軾的〈水龍吟〉「詠楊花」、〈卜算子〉「詠孤鴻」，向來被視為物我交融，借物托興的典範。其後，宋代名家多有詠物之作，至南宋末更有《樂府補題》一集，專寫詠物。詠物傳統在浙派詞人手上多有發揚，他們更多次和《樂府補題》，造成詠物的風潮。然而，其末流徒有體物之辭，偏離了托物寓意的傳統，因此難免獮祭之譏。謝章铤曾加以批評，云：

宋人詠物，高者摹神，次者賦形，而題中有寄托，題外有感慨。雖詞，實無愧於六義焉。至國朝小長蘆出，始創為征典之作，繼之者樊榭山房。長蘆腹笥浩博，樊榭又熟於說部，無處展布，借此以抒其叢雜。然實一時遊戲，不足為標準也。¹⁵

而譚獻更把矛頭指向始作俑者的朱、厲二人，云：「《樂府補題》別有懷抱，後來巧構形似之言，漸忘古意，竹垞、樊榭不得辭其過。」¹⁶ 端木埰也很重視詠物詞，《宋詞賞心錄》所選十九首詞中有四首是明顯的詠物詞。而其《碧瀆詞》則有十七首詠物之作，所詠之物亦甚廣泛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浙派的影響。如〈齊天樂〉詠貓，就可與厲鶚〈雪獅兒〉詠貓四首對讀。¹⁷ 兩人之作皆能就體物瀏亮，端木之作固然不及樊榭的征典學問而多用白描，卻也寫出貓兒嬌憨慧黠的特點。此外，集中有四篇連章，詠「秋陰」、「秋氣」、「秋光」、「秋籟」，四首詞境不同，寫出秋天的不同面相，並借士人悲秋之傳統，寫出個人的勞生之感及對時代之觀照，比起厲鶚的〈齊天樂·秋聲館賦秋聲〉可謂有過之而不及了。¹⁸ 由是觀之，端木埰的詠物詞一方面用筆靈活，體物真切

13. Hans Robert Jauss, "Literary History as a Challenge to Literary Theory", *Towards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*,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, 1982, pp. 22-28.

14. 唐圭璋：〈跋〉，《宋詞賞心錄》，頁112。

15. 謝章铤：《賭棋山莊詞話》，載唐圭璋編：《詞話叢編》，頁3443。

16. 譚獻：《復堂詞話》，載唐圭璋編：《詞話叢編》，頁4008。

17. 端木埰：《碧瀆詞》，頁88-89。厲鶚著，董兆熊注，陳九思標校：《樊榭山房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2年），詞甲，頁677-679。

18. 端木埰：《碧瀆詞》，頁57-60。厲鶚著，董兆熊注，陳九思標校：《樊榭山房集》，詞甲，頁673。

細緻，有浙派的優點，又能濟以常派重內容、寄情於物，而這也正是碧山詞「思筆相絕」的特點。

除了王沂孫外，端木埰尚有另一位效法對象——姜夔。姜夔詞在清代成為宋詞經典有賴朱彝尊和厲鶚的推崇。浙派以姜詞的「清空騷雅」為詞中高境，影響深遠，故有「家白石而戶玉田」之語。常派張惠言對姜夔也是重視的，到了周濟，選宋四家，才把矛頭指向姜、張，而有意借吳文英的密與澀來救浮滑之病。周濟的看法影響甚大，晚清詞風轉移，所謂「夢窗熱」即由此生發。饒宗頤云：

自周濟標舉四家，並謂「夢窗奇思壯采，騰天潛淵，返南宋之清泚，為北宋之穠摯」，於是風氣轉移，夢窗詞與後山詩同為清季所宗，如清初之家白石而戶玉田矣。¹⁹

言下之意，清季詞壇以夢窗為圭臬，替代了姜、張。這個意見可能是受到譚獻的影響，譚曾云：「近時頗有人講南唐、北宋，清真、夢窗、中仙之緒既昌，玉田、白石漸為已陳之芻狗。」²⁰ 這種說法廣為學術界所接受，討論晚清詞或詞學多以唐五代、周邦彥、吳文英為主，而認為白石淡出詞壇。然而在實際的創作風尚中，似乎並非如此。向來被視為是夢窗功臣的王鵬運、況周頤，甚至朱祖謀的創作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白石詞的影響。龍榆生曾提及王鵬運早年學白石，云：

卷中用白石自度腔，不一而足。如〈長亭怨慢〉，非特宗其詞筆，並小序亦效其體……鵬運此時傾倒白石，猶有一處可以證明。〈長亭怨慢〉又一闕序云：「《白石道人自製曲》一卷，高亢清空，聲出金石。丁亥秋日，約同疇丈、鶴公、瑟老，依調和之。他日詞成，都為一集，命曰《城南拜石詞》。」況周頤教人以練習填詞方法，先之以和韻。則鵬運之宗碧山、白石，蓋亦不過借此以鍛煉其詞筆而已。²¹

龍榆生以四大家為常派傳人，所以把王鵬運這段經歷解釋為練筆，其目的在於淡化王鵬運與姜夔乃至浙派的關係。至於況周頤雖在《蕙風詞話》中大力標舉夢窗詞，但其詞風卻多有似白石之處，朱祖謀甚至說他「晚年流派宗白石」。²² 王、況二人喜愛白石，顯然不是受到周濟乃至常派的影響，而極有可能是因為與端木埰切磋詞藝。

《城南拜石詞》之約事在1887年，當時端木埰、許玉瑒、王鵬運三人時任內閣中書，在京城以詞會友。彭鐔後來把三人當時的作品，再加上況周頤的《新鶯詞》編為《薇省同聲集》，其序即有記述和白石之事。云：

丁亥秋，相約盡和白石自製曲。疇丈一夕得五六解。佑霞性懶，詞不時成，罰以

19. 饒宗頤：《詞集考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2年），頁226。

20. 譚獻：《復堂詞話》，載唐圭璋編：《詞話叢編》，頁3999。

21. 龍榆生：〈清季四大詞人〉，載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研究室編《詞學研究論文集》（1911-1949），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2年），頁219。

22. 參孫維城：〈晚清詞人況周頤簡譜〉，《安徽師範大學學報》1992年第1期，頁80。

酒，又不能飲，突梯滑稽，每亂觴政。同人無如何，而樂即在其中。²³

《薇省同聲集》存四人詞作，況周頤因後到，未有參加「拜石」之約。王鵬運的《袖墨詞》五十八首中有十一首是用白石自度曲，另和白石韻一首，超過全集五分之一的篇幅。林玫儀認為「顯然對白石極為喜愛」。²⁴ 然而，更可注意的是端木埰的《碧瀋詞》，上卷五十一首，有十七首用白石自度腔，佔全集三分之一，對姜夔的名作〈疏影〉、〈一萼紅〉、〈秋宵吟〉等更是一再選用。端木埰在三人中年紀居長，素為其餘人所敬服，王鵬運「痴嗜」其作，而且他又「一夕得五六解」，可見這次向姜詞敬禮之活動多數是由他發起。那麼，王鵬運（乃至後來加入唱和的況周頤）對白石的喜愛也極有可能是緣自端木埰的啟導。

端木埰為何如此傾慕白石？〈碧瀋詞自敘〉提到其父獨嗜白石詞的一段淵源，云：

先生（引者按：指金偉君）為約略指示，且告以先君子篤耆為此，閒與倡和，吟成亟毀之，家亦無片紙存稿。於古人酷愛白石，以未見全集為憾。且極嚴詞曲之辨，每謂今人所作皆曲也，非詞也。埰喘焉，懼辱家訓。亟扣先生以詞曲所以異先生曰：『其精微處，予亦心知，而口不能言，子但多讀宋詞，嚴奉《萬譜》，以端其趨可矣。』²⁵

敘中雖沒有直接提到其父喜愛白石的原因，但後文提到「極嚴詞曲之辨」，不妨從金偉君的回答中略作推測。向來學者言詞曲之辨的關鍵在於雅俗，如沈義父所謂「下字欲其雅，不雅則近乎纏令之體」。白石詞向稱典雅，以清剛之筆寫柔情，無俗豔之氣，正可作為宋代雅詞之代表，而且他精於音律，其詞拗怒曲折，聲情相生。如此，則填詞以白石為圭臬實能與金偉君所示之學詞途徑契合。

《碧瀋詞》不少都是意新意奇，抒發一種特立獨行的清冷之境，同時用筆靈動，風格清剛，不著浮豔之辭，讀來確有白石的風味。以下茲舉〈暗香〉、〈疏影〉為例。

春深之後，新綠驟長，野塍籬落間作種種香氣，非草非華，歷夏徂秋，芬馥未已。用《暗香》調寫之。

翠陰如沐。趁槿籬數轉，芳塍環曲。種種妙香，不辨蘅蕪與熏陸。清味才通鼻觀，渾凝入，諸天香國。入恰似，遠水深山，蘭意澹空谷。芬郁。傍翠麓。恰豔掃晚華，粉膩新竹。露溥雲綠。襟袖過時清馥。還勝春風絢爛，偏媚此，閒中幽獨。待采采歸去也，不盈一掬。²⁶

夏夜深坐，涼月滿階，林影在地。用〈疏影〉調寫之。

中庭地白。愛翠陰悄悄，如伴淒寂。靜裡相看，疑有松香，天風吹墮瑤席。清暉

23. 彭鐔〈薇生同聲集敘錄〉，載《薇省同聲集》，頁1-2。

24. 林玫儀：〈論晚清四大詞家在詞學上的貢獻〉，載《詞學》1992年第9輯，頁162。

25. 端木埰：〈碧瀋詞自敘〉，《碧瀋詞》，頁6-7。

26. 端木埰：《碧瀋詞》卷上，頁13-14。

荏苒將人近，鋪寫出，秋心無迹。咲畫堂，酒綠燈紅，辜負天街涼色。還記
絺衣挂處，半林白露下，光浸蘿薜。俯拾何緣，仰睇凌虛，纖雲浣盡空碧。無端
隱約翻鴉點，又落葉，漸添蕭悵。定有人，起賦秋聲，響奮暗蛩苔隙。²⁷

兩詞取材新穎，能道前人之未道。前篇寫一種幽遠流長卻不見經傳的奇香，香氣抽象，「不盈一掬」，難以具體摹寫，故詞人化抽象為形象，以「遠水深山，蘭意澹空谷」來比喻香氣幽淡而深長。全詞以蘅蕪、熏陸、晚華、新竹為陪襯，突顯暗香之幽獨，以為「還勝春風絢爛」，儼然寫出香氣的個性，令人心向往之。結拍云「待采采歸去也，不盈一掬」，全詞至此即戛然而止，暗香來去無端，不待他人，亦不能為他人所挪用、移植，自有一股兀傲幽獨的情態。後篇寫夏夜月光下的樹影，浮想連翩，寫出一段與疏影相看的靜好歲月。下片借用杜甫詩句，暗點懷舊之情，卻不再作實寫，只以「俯拾何緣」輕輕帶過，而舊情已盡在俯拾仰取之中，用筆輕巧而能傳情。²⁸

這兩闕詞作借小序提揭詞旨，部分用詞、意象固然已是頗似白石詞，而詞人採用白石自度曲而寫其本意，卻又不重複白石詠梅，是詞人模仿白石又欲自出新意的地方。而兩詞造境清雅，筆意靈動，寫物而不為物所拘，不必高言寄托而自有詞人「自甘冷僻」的個性在其中，也與白石詞多有契合之處。如果通讀《碧澗詞》，這種寫清雅之境的作品隨處可見，也就可以知道端木埰填詞的獨特追求所在了。而把這兩首詞把端木埰的作品與《袖墨詞》、《獨絃詞》中的〈暗香〉、〈疏影〉比較，端木埰的作品顯然更能得白石的神味，這當然是詞人個性不同使然，也可見由端木埰發起「拜石」之約、王鵬運跟隨或更符合事實。

2. 端木埰與蘇軾詞

除白石與碧山詞外，端木埰也很推崇蘇軾的詞。《宋詞賞心錄》選了兩首蘇詞，分別是〈水調歌頭〉「明月幾時有」及〈念奴嬌〉「赤壁懷古」。蘇軾以詩為詞，其詞風溢於婉約之外，故有論者視之為「豪放」。整個清代詞壇偏重南宋，前有姜、張，後為吳文英，蘇軾詞的評價雖然不低，卻一直不是詞人之楷模，多被視為「別調」，至周濟甚至有「退蘇」之舉。到了晚清，對東坡詞大加推許的首推王鵬運，他對周濟「進辛退蘇」尤為不滿，云：

蘇文忠之清雄，夙乎軼塵絕迹，令人無從步趨。蓋霄壤相懸，寧止才華而已。其性情、其學問、其襟抱，舉非恒流所能夢見。詞家蘇辛並稱，其實辛猶人境也，蘇其殆仙乎！²⁹

之後，蘇詞的地位大為提升，至文廷式、王國維、胡適、胡雲翼等對蘇詞更是推崇備

27. 端木埰：《碧澗詞》卷上，頁14-15。

28. 杜甫：〈陪鄭廣文游何將軍山林〉其九：「絺衣挂蘿薜，涼月白紛紛。」杜甫著、仇兆鰲注：《杜詩詳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9年），卷二，頁154。

29. 龍榆生：《唐宋名家詞選》引王鵬運語。見龍榆生編《唐宋名家詞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8年），頁126。

至。此一轉折，關鍵人物雖然是王鵬運，但端木埰對他的影響也不可忽視。³⁰ 端木埰篤嗜碧山，又好白石，兩人詞風幽深，本與蘇軾不同。然而，一以貫之的是以詞托意，抒寫個人性情和抱負，只是筆法之顯隱不同而已。³¹ 〈水調歌頭〉和〈念奴嬌〉用語雖時有豪放之處，但並非粗豪，而是旨在表達詞人超邁豁達之心胸。這正是端木埰所傾心之處。而《碧瀋詞》中蘇詞的影響也很明顯，如〈水調歌頭〉「辛巳中秋即事」、〈大江東去〉、〈醉翁操〉、〈水調歌頭〉「祝東坡先生生日」、〈齊天樂〉「演東坡書意」等，或用東坡事典，或仿東坡舊題，或為東坡而寫。端木埰的詞非豪放一脈，因此即使傾心蘇軾，時有化用蘇詞，但卻不是亦步亦趨的模仿。如〈水調歌頭〉「辛巳中秋即事」，詞云：

三五月明夜，秋色最清時。卻教人意惆悵，向夕雨如絲。漫說浮雲深處，安得浮雲捲去，千里共清暉。有酒鎮慵把，空對暝煙低。到深夜，瑩鏡彩，透書幃。問天何故，今夕偏令月來遲。應厭人間弦筦，特藉氛昏遮滿，鎮與俗相違。直待萬緣寂，來慰素心期。³²

這首詞以〈水調歌頭〉寫中秋望月，其中多有化用蘇軾〈水調歌頭〉的詞意，大抵其靈感來自東坡。然而，詞人就自身經歷，別出心裁，偏寫中秋多雲有雨，不見明月，故有「安得浮雲捲去，千里共清暉」之歎。浮雲蔽月，詞人欲撥去浮雲，亦可作寄托之聯想。下片寫詞人待月不至，又是問天，又是猜想月亮是因為厭倦人間弦筦之俗氣，故要待萬緣俱寂之際，才會獨慰素心之人。上片直敘，下片猜想月亮不至的原因，想入非非，其實要突顯的乃是詞人「幽獨」的素心。

蘇詞對他更宏觀的影響在於重性情之表達，因性情之表達甚或不妨突破詞體要眇之傳統。《碧瀋詞》大多幽深婉轉，然而也有幾首豪放之作，都是緣事而發，且在擇調上亦有考慮。如〈大江東去〉借東坡詞格，敘寫烈婦尤氏，品格清高，潔身自愛，「教人世，多少須眉無色」；³³ 〈滿江紅〉寫觀岳飛手書之〈出師表〉，「同赤手，支傾廈。軍聲震，撼屋瓦」想見岳家軍威，然而「無命關張紛去已」，南宋大勢已去，此句既是寫南宋人材凋零，也借李商隱詩暗點〈出師表〉，一語雙關。³⁴ 這兩首詞是《碧瀋詞》中的別調，直抒胸臆，語氣激烈。可見端木埰是接受豪放詞的，只要能與所抒之情配合，他不會排斥豪放的表達手法。

在《宋詞賞心錄》中，除了蘇軾，他也選了陸游的〈沁園春〉。這首詞在其他選本中比較少見。除了因為劍南本來以詩名家外，大概也因為其詞比較直接，不符合詞體婉

30. 或云王鵬運是受到文廷式的影響，但文廷式與王鵬運交往之前，王鵬運與端木埰已多有同詠蘇軾、模仿蘇詞之舉。

31. 端木埰〈水調歌頭〉「皇宋有夫子」一詞即表達了對蘇軾的敬佩和惋惜。端木埰：《碧瀋詞》卷上，頁46-47。

32. 端木埰：《碧瀋詞》卷上，頁10。

33. 端木埰：《碧瀋詞》卷上，頁10-11。

34. 端木埰：《碧瀋詞》卷上，頁26。

約的傳統。陳廷焯的評論能代表普遍的想法，云：「放翁詞亦為當時所推重，幾欲與稼軒頡頏。然粗而不精，枝而不理，去稼軒甚遠。」³⁵ 端木采選辛棄疾〈百字令〉「野棠花落」、陸游〈沁園春〉「孤鶴歸飛」，或許是有意顯示對兩家不同的看法。〈百字令〉在其他選本中多作〈念奴嬌〉，也算是辛棄疾比較受選者青睞的作品，但卻不是辛棄疾「大聲鞞鞞」的典型之作。端木采於辛詞中獨取此詞，可能是著意於其幽渺曲折的詞思，以示辛詞佳處不盡在「大聲鞞鞞」之作。吳梅曾指端木采「觀稼軒詞錄『野棠花落』一首，而不錄『更能消幾翻風雨』」乃是「胸中別具鑪錘，不隨聲附和」，或許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。³⁶〈摸魚兒〉一詞雖稱絕唱，但詞意殊怨，乃至於怒，不夠溫柔敦厚。從這個角度來說，陸游〈沁園春〉，寫詞人賦閑，雖不無「老卻英雄似等閑」的激昂感慨，但更多的是「吾何恨，有漁翁共醉，溪友為鄰」的通達自處，悲憤沈鬱卻又釋之以瀟灑飄逸，舉重若輕，也就未必如陳廷焯所言「去稼軒甚遠」了。端木采選詞，取捨之間，除了表現自家趣味，也顯示了評論者敏銳的眼光。

3. 重寫性情，胸中別具鑪錘

除標舉姜夔、蘇軾之外，《宋詞賞心錄》另一特別之處是在選詞不多的情況下，選了一些比較冷門的詞人和作品。唐圭璋曾謂：「而十七家中，錄及文正、武穆，尤見孤臣危涕之微意，千古如出一轍。惟永叔錄『水晶雙枕』一首、梅溪錄〈壽樓春〉一首、君衡錄〈綺羅香〉一首，白頭撫念，或亦有未易明言者乎？」³⁷ 唐氏提到的范仲淹、岳飛，本非以詞名家，然而端木采卻在僅選十七家十九首的情況下，每人各錄一首，可見其重視程度。唐圭璋以為乃出於「孤臣危涕之微意」，固然不錯，然而還可以進一步探問的是，在范仲淹膾炙人口的三首詞中，端木采為何選〈蘇幕遮〉，而非更彰顯孤臣之意的〈漁家傲〉？而較之〈小重山〉，岳飛更為著名的作品恐怕是〈滿江紅〉，為何端木采卻選取〈小重山〉？

端木采取捨之間可能有很多原因，但也不妨作一些推測。前人多視〈蘇幕遮〉以麗語寫柔情，夏書枚謂：「自宋以來，多以為屬於豔情之作，並謂人非太上，未免有情，當不以類其白璧。一若真有其事，而無庸為賢者諱也者」。³⁸ 然而，此詞亦可作芳草美人興寄之解讀，將傷時憤俗之感慨發諸婉麗詞筆，且有寬闊之詮釋之空間，比之〈漁家傲〉更覺意味深厚，能體現詞人溫柔敦厚之性情。至於〈小重山〉，雖不如〈滿江紅〉出名，但是「托物寓懷，悠然有餘味，得風人諷詠之義焉」，詞藝或在〈滿江紅〉之上。³⁹ 同樣是寫孤臣心事，端木采選取〈蘇幕遮〉和〈小重山〉，應該是更欣賞這兩首作品低迴幽渺，溫婉沈鬱的審美境界，也顯示了他對范、岳二人性情的獨特理解。至如

35. 陳廷焯：《白雨齋詞話》，載唐圭璋編：《詞話叢編》，卷二，頁3796。

36. 吳梅：〈跋〉，《宋詞賞心錄》，頁109。

37. 唐圭璋：〈跋〉，《宋詞賞心錄》，頁112。

38. 夏書枚：《譚氏歷代詞劇論》（香港：1965年）據《聯合書院學報》第四期抽印本，頁19-20。

39. 張綆：《草堂詩餘別錄》。轉引自端木采著、何廣棧校評：《宋詞賞心錄校評》，頁44。原書未能寓目，誠為可惜。

選歐陽修〈臨江仙〉一詞，可能也是有意選取這首世人目為豔詞的作品，而另作其他詮釋。這首詞向來被視為豔情之作，然而其中詞句多化自李商隱、韓偓詩，是否別有深意？端木埰或另有會心之處。

4. 小結

通過以上分析，可見現時把端木埰置於常派傳人的普遍取向，有可商榷之處。從《宋詞賞心錄》標舉姜夔、蘇軾的做法看來，我們難以把他定位為「止庵一脈」，甚至進一步認為他以止庵之家法授王鵬運。周氏糾彈姜、張，進辛退蘇，其好尚與端木埰顯然不同。至於篤嗜碧山，亦未能視為常派獨有之見解。而且周氏以碧山為進身之階，而所見端木埰的詞作則以蘇軾、姜夔、王沂孫的影響比較明顯，並沒有顯示如周濟所示「導源碧山，歷夢窗、稼軒，以還清真之渾化」的學詞痕跡。浙派論詞，偏重南宋，常派張惠言重溫庭筠、北宋，周濟倡人學詞重南宋，但以北宋為詞家高境。觀乎端木埰的取捨，尤其是包納史達祖、高觀國、陳允平等，反而是與浙派更為接近。《宋詞賞心錄》中所選史達祖〈壽樓春〉、高觀國〈金縷曲〉及陳允平〈綺羅香〉，在筆者所比較的重要選本中，僅見於《詞綜》。而且，常派對三位詞人的評價都不高。如周濟評史達祖「用筆多涉尖巧，非大方家數」，至於高陳二人則更等而下，認為高觀國「竹屋硤硤，亦凡響耳」，陳允平則更是「疲轉凡庸，無有是處」。⁴⁰ 如果認定端木埰為止庵一脈，對於《宋詞賞心錄》的選擇自然就大惑不解了。

至於說端木埰與戈載的關係，也值得重新審視。雖然戈載所選七家，都在《宋詞賞心錄》中有所反映，但是戈載特別推重的周邦彥和吳文英，在端木埰心中就沒有高於姜夔和蘇軾。而且戈載特重聲律，「律韻不合者雖美弗收」。戈載沒有選蘇詞，而他不但選兩首蘇詞，還選了〈念奴嬌〉。〈念奴嬌〉一詞，詞意雖佳，但其聲律、句法向有爭議，執著於聲律的詞家是不會選擇的，如日後朱祖謀編《宋詞三百首》重編時黜落此詞就可佐證。端木埰卻在僅選兩首的情況下選了〈念奴嬌〉。可見如必須取捨，他重視詞意多於聲律。

三. 餘論：端木埰與晚清詞壇風尚再議

綜上所論，我們可以重新審視端木埰對晚清詞壇風尚的影響。首先，端木埰並非是常州傳人，也不見得服膺常派的家法。無論是從《宋詞賞心錄》的選擇，還是從《碧澗詞》的創作實踐，端木埰都有自家思考。如果非要說與哪一派更接近，筆者認為應是浙派。因此他對晚清詞壇的影響，也就不見得是把周濟的說法傳承下去了。反而，端木埰倒是把周濟所貶抑的姜夔、蘇軾，乃至史、高、陳又重新帶入讀者（如王鵬運）的視野之中。王鵬運後來雖然更推崇夢窗詞，但對白石詞的評價始終是很高的，除了與端木埰切磋時所寫的《袖墨詞》外，一直都有採用白石自度曲及和白石詞，至老不衰。追溯淵源，與端木埰的關係至為密切。

40. 周濟：《宋詞家詞選》，載唐圭璋編《詞話叢編》，頁1632、1644、1635。

至於周濟所標舉的吳文英詞，在王、況、朱諸人手上始大放異彩，端木采則似乎沒有其中起甚麼作用。無論是其選詞、評論還是創作，我們都難以看到端木采推崇吳詞的痕迹。當然，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《夢窗詞》在端木采之時未有善本，而待王、朱二人努力後，《夢窗詞》始大行於詞壇。

再進一步說，論者向來認為況周頤「重、拙、大」之旨來自端木采，其實也未必客觀。⁴¹ 論者之依據主要是況周頤自言「重、拙、大」之旨得自王鵬運，而王鵬運又曾深受端木采影響。然而，細讀況周頤詮釋「重、拙、大」乃至最高的「穆之一境」時，多用夢窗詞、五代詞為例，這些都與端木采的選擇頗不相同。而況周頤提及端木采對他的指導，則只有兩則。其一出於《蕙風詞話》，云：

詞用虛字叶韻最難。稍欠斟酌，非近滑，即近佻。憶二十歲時作〈綺羅香〉，過拍云：「東風吹盡柳綿矣。」端木子疇前輩（採）見之，甚不謂然，申誠至再。余詞至今不復敢叶虛字。⁴²

端木采提出以虛詞協韻近於佻滑，這點雖然與況周頤論聲律之澀相關，但似乎還不能直接指向「重、拙、大」之境。另外一則見於《玉樓述雅》，提及曾作過一首〈七夕詞〉，端木采認為「牽牛象農事，織女象婦功」，因此不應作有「兒女情態」的詞。⁴³ 孫克強指出這表示端木采反對艷詞。⁴⁴ 不過，況周頤卻沒有把這一段納入《蕙風詞話》中，大抵因為況氏對寫艷詞有自己的看法。⁴⁵ 如果把端木采論詞之語與半塘、蕙風之論詞比較，筆者認為倒有一點頗為重要，即端木采特別重視詞中詞人性情之流露，只是真情流露，即無寄託，亦自成高格。這和王鵬運推許蘇詞流露之性情襟抱及況周頤「即性情，即寄託」，並以溫庭筠、晏殊詞「何嘗有寄託？何嘗不卓絕千古」之論桴鼓相應。⁴⁶

以上種種更可以宏觀地置之於晚清詞壇的大背景中去考察——若視端木采的詞學取向為晚清詞壇的啟導者，則可見到了道咸之後，浙、常兩派的分野漸趨模糊，兩派的觀念多為詞人兼收並蓄，融會貫連。在端木采的視野中，浙、常兩派所樹立的唐宋詞典範不再是非此即彼，講求言內意外與崇尚清空可以並行不悖。⁴⁷ 《宋詞賞心錄》規模雖小，卻頗能說明當時詞人不執於一家一派的胸懷。王、況諸人與端木采切磋交往，繼往開來，眼界更為廣闊，造就了晚清詞學最終得以集前人之大成。

41. 唐圭璋，〈跋〉，《宋詞賞心錄》，頁111-112。

42. 況周頤：《蕙風詞話》，載唐圭璋編：《詞話叢編》，卷一，頁4417。

43. 況周頤：《玉樓述雅》，載唐圭璋編：《詞話叢編》，頁4605。

44. 孫克強：《清代詞學》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4年，頁311。

45. 筆者有專文論況周頤對於艷詞之評價與創作，詳見拙作《世變、抒情與晚清詞書寫》（香港：中華書局，2018年），頁337-358。

46. 況周頤：《蕙風詞話》，載唐圭璋編：《詞話叢編》，卷五，頁4526。

47. 陳水雲分析道光詞壇之發展，以典範意識代替流派意識，解釋道光詞壇以唐宋典範取代常、浙分野，使之後詞學思想逐漸發展為「集大成」，見解精準獨到，多有啟發意義。他提到的道光以後的融和情況，在端木采，乃至受其影響的王、況二人身上俱有體驗。參陳水雲《道光詞壇的典範建構》，《嶺南學報》，2016年第6輯，頁135-157。

《宋詞賞心錄》選目列表

《宋詞賞心錄》選目	草堂詩餘	詞綜	詞選	續詞選	宋四家詞選	宋七家詞選	宋詞三百首
范仲淹〈蘇幕遮〉	✓	✓	✓		✓		✓
歐陽修〈臨江仙〉	✓	✓			✓		△(重編本刪去)
蘇軾〈水調歌頭〉	✓			✓			✓
蘇軾〈念奴嬌〉	✓	✓		✓			△(重編本刪去)
秦觀〈滿庭芳〉	✓	✓	✓		✓		✓
周邦彥〈齊天樂〉		✓			✓		
岳飛〈小重山〉		✓					
辛棄疾〈百字令〉 (它本作〈念奴嬌〉)		✓		✓	✓		✓
陸游〈沁園春〉							
李清照(鳳凰臺上 憶吹簫)	✓	✓	✓				✓
姜夔〈暗香〉	✓	✓	✓		✓		✓
姜夔〈疏影〉	✓	✓	✓		✓	✓	✓
史達祖〈壽樓春〉		✓					
高觀國〈金縷曲〉 (它本作〈賀新郎〉)		✓					
吳文英〈滿江紅〉		✓				✓	
周密〈玉京秋〉		✓			✓	✓	✓
陳允平〈綺羅香〉		✓					
王沂孫〈齊天樂〉		✓	✓		✓	✓	✓
張炎〈高陽臺〉		✓	✓		✓	✓	✓

□